

小花

靳以



算是一個中學的學生了，那時候他纔只是十三歲的孩子。學校是在城的西郊，家卻在近北的城腳下，爲了不必每日的奔波，他就不得不寄宿在學校裏。對於幾年來從未會離開過母親的他，真成爲一件要克服情感的艱苦工作。

「記住了——」母親親自打點好了一切用品後和他說，「你不再是一個孩子了，進了中學，就成爲大人；在學校裏不許和別人吵架，飲食要小心，睡覺的時候不要貪涼，要好好用功，可是，可是也別過力……媽媽不能永遠跟着你的。」

一壁諦聽着，一壁唯唯地應着，等到母親說完了話，他深深地鞠躬告別的時候，就再也忍不住包了眼睛的淚，爲了不使母親看到，轉過身就急匆匆地跑出去了。

馬車已經停在門前，什物早由僕人們搬到車上，故意裝成昂然的樣子，坐上車去，車夫纔揮動着鞭子，他就說：

「等一等，我還有點事。」

還時候在門口的僕人趕緊接過來說：

「您是忘了點東西嗎？您告訴我，我給您拿去。」

「不，不，你不成，我得自己去。」

他又從車上跳下去，三步併一步地跑着，一直跑到母親的房中。正自呆呆地坐在那裏的母親，像是在想着些什麼，略爲他所驚了，就急急地問着他：

「有什麼事，你是忘了些什麼？」

跳進了母親的房中，就忍着氣喘，兀自站在那裏，把眼睛貪婪地望着母親，心中卻想着自己該是四歲或是五歲，那麼可以爬上母親的膝頭，偎在母親的懷中。

做母親的人好像看出些什麼來了，站起來走到他的面前，看着他那有一點抖着的嘴唇，還有那兩隻水汪汪的眼睛，就不說一句話，用一隻手摟了他。在胸前她覺出來一些熱烘烘的感覺。

「好好去吧，到星期六就可以回來了，你要喫什麼，早點告訴我，我可以開照他們替你做。」

可是他一句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只靜靜地，還想忍下去輕微的抽噎。

突然間他離開了母親的懷抱，又跑了出去，這一次他跳上了車，就催着車夫快些走。當着車子已經移動的時節，他頻頻地回過頭去，望着隱在樹後的家門，到轉了灣，他纔頹然地垂下了頭。

到了學校，車夫把什物搬了下去，還恭敬地問着：

「少爺，您還有什麼事吩咐麼？」

像深思似地站在那裏，好像有話要說出來又說不出口，終於只說：

「回去告訴太太，我在這裏很好，不要太太惦記。」

車夫一面應着，一面坐上車去，又起始揮着鞭子。馬擡起蹄子，車輪也起始轉着，他像是被留在完全陌生的所在，茫茫地望到再也望不見的時候。

晚飯後，一個人在校園裏走着，耳中像是又響着母親的聲音。眼睛不自主地溼潤起來，爲了一點點的羞赧，他不得不低下頭去。

太陽漸漸地沉下去了，人的影子和樹的影子也愈瘦長了。顯得園子是大的，人也都是大的，自己卻非常小，小得像是不再存在一樣。高級的舊學生，恣意地笑着，鬧着，用高聲問詢着分別時的日子；他的心感到十分空虛。那些影子像是在他的心上幌來幌去，他很恐懼，怕着當夜來了，他一個人被丟在這生疏的園子裏。他記起來更小的時候，夏夜睡在母親的身邊，總也不敢閉起了眼睛，生怕母親會去開他，再也不來看他。

在天上燃燒着的雲，由紅的顏色漸漸變成紫色了，由紫色又變成了烏黑。夜的影子就鋪了下來。他獨自坐在校園裏的長椅上，空空地不知在想些什麼。終於自然而然的躺下了，仰臥着，把兩隻手平放在腦後。滿天的繁星美麗地映着眼睛，他重複像是聽到了母親的指點，哪一顆是牛郎，哪一顆是織女；哪兒是金星，哪兒是北斗。一些孩子的夢，一些記憶，都在他的腦子裏重生起來。他記得那時他問過母親什麼時候母親能帶他到星星的上面，他要去看看牛郎和那一隻金牛，還有失去了母親的兒女。

他正自想着的時節，突然有陌生的聲音響起來：

「這是誰呵，躺在這裏，回宿舍去修去吧。」

他驚覺地跳起來，黑暗中他只看到一張瘦瘦的臉，還有像鬼火一樣的眼睛，他就頭也不回地，逕

自跨着大步走了。一個被他疏忽了的花盆，幾乎使他跌下去，可是他仍然是什麼也不顧地走去。

他蹣跚進宿舍，十分膽怯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。一切的聲音和話語，對他都是陌生，他不能像其他的孩子們爲新奇的事物所吸引住，他只覺得空漠，空得像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存在。

四面粉白的牆壁，和三張不相識的臉，就更加重了他的不安。那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弟兄，還有一個是相識的，就只有他是孤單的一個。他呆呆地張望着，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，他氣忿了，一下就伏到了牀上。

新的被單和新的枕頭都發散着不熟識的氣味，而且這時候，也沒有一隻溫柔的手輕輕撫在背上或是頭上，問着，「孩子，有什麼不舒服了呢，爲什麼要這樣？」——還是有什麼不高興了麼？」

一個聲音卻是在他的耳邊吼着：

「這是自修的時候，不能睡覺的！」

猛然地他擡起頭來，看到一個猴子樣的人。他的嘴唇上面疏朗地長着些根鼠鬚，不時地用手指捻着抓着。

纔見到那隻爪一樣的手伸下來，他自己就霍地爬起來了，走近書桌前坐下。等着那個人滿意地微笑着走出去，他就把頭枕着放在桌上的手臂。

時間是想不到的漫長，好像靜止了，他把母親特意爲他買來的鬧鐘放到桌上，一下一下地數着。好容易纔挨到了下班的鐘聲，他就急急地睡到牀上去。

人聲更高起一些來了，腳步在地板上雜沓地踏着，連板壁都微微地震動着，心是再也安不下去。

突然間他有着爬起來穿好衣服回到家裏去的心念，但是他想到學校的門怕是早已上鎖了，母親的話又清晰地響着：

「——好好讀書，媽媽會更愛你的。」

依了往日的習慣，他拿起早就放在枕下的書讀着，到了每個字跳出了行間，只是模糊的黑點，不復有字的形狀，他的眼睛再也張不開來，書本就從手裏溜了下去。

「媽，明早七點鐘叫我呵。」

他下意識地喃喃着，他忘記了是不是有回答的聲音和一隻溫暖的手輕輕撫弄着他的頭髮，他是睡着了。

夜裏，他夢見自己在曠野中行着，沒有草，沒有樹，也沒有生物。一片茫茫的沙土使他極力遠矚也望不到邊沿。他只能回過頭去看着自己踏過來的腳印，但是一陣風掩沒了它們，也吹迷了他的去路，他驚恐地叫起來，卻叫醒了自己，爲恐怖之感所襲擊，他低聲地叫着媽媽。很快地他就想到這不是家裏，也沒有媽媽睡在這間房裏。

「喂，喂，你醒了麼？你爲什麼叫一聲呢？」

在黑暗中有這樣的話響着。

「唔，我做了一個夢，你也做了一個夢麼？」

他回答着，輕輕地轉着身子。

「我沒有做夢，」

「那你怎麼也醒過來？」

「我一直也沒有睡成。」

「你，你也是有一點想家麼？」

「不，我從九歲就出來了，五年也沒有回家一次，我很難記得我的家。」

「那你爲什麼也睡不着呢？」

「三年前的今天，我的母親死了。」

那個聲音說到這句低沉下去了。

「聽你的語音不是這裏的人呵。」

「對了，我是四川人，離開這裏有幾千里。」

「那你怎麼出來？」

「船，輪船，騎馬，坐轎子，有的時候還要跑路。」

「你的母親怎麼能捨得你出來呀？」

「不是爲的讀書嗎？媽媽說過把書讀好了，什麼就都好了，再不怕叔叔來欺我們，還有一個遠族

來霸佔我們的田地。」

「你的父親呢？」

「我纔下生他就死了，我只有一個二十歲的哥哥，在家裏管事。」

「你不想你的媽媽麼？」

這近於愚蠢的問話卻沒有得着回答，過了一些時候，他聽到了低微的飲泣的聲音，不知爲了什麼，他的眼睛也溼潤起來。

更柝和大的吠鳴在遠處響着，沒有關緊的水管滴着水，那個鬧鐘像是更響亮地走着，他的心紛亂了，睡意早已不知道散到哪裏去。

他先靜下去他的心，什麼再也不想念，隨着就數着數目，從一到百，到千；可是像失去了往日的效驗，他的眼睛仍然是大張開着。

「這可怎麼辦呢，明天還得早起，」

他的心焦灼起來，翻轉着身子，若是在家裏，母親一定要問着了：

「練哥兒，爲什麼還不睡呀？」

她也許要輕手輕腳地走下來，看是熱着了或是涼着了，再不摸摸頭額，看是不是在發燒。但是，那時候，他知道，沒有母親在身邊；想到方纔和他說着話的孩子，就覺得那是更不幸的了。他心中想着：

「明天我一定和他說，我的媽媽也是他的媽媽，要他星期天也到我的家裏去。」

終於他又睡着了，第二天的早晨很早就醒了來。他仍然覺得很疲乏，睡在身下的牀像鐵一樣的堅硬，他更清醒些，他纔知道不知在什麼時候從牀上滾到地板上，就在那上面睡着了。他的臉有一點熱，怪難爲情的，好像別人都還沒有醒轉來，就急匆匆地爬到牀上去。

當着他睡到牀上，就看到其餘的三張牀，有一張已經是空了。

這時窗外的陽光正撲到牆上，總也是將近六點鐘的時候了，堂役正蹣手蹣腳地提着水壺，他的

心中卻在想着：

「母親這時候醒了沒有呢？」

麻雀細碎地叫着，從這一枝飛到那一枝，鋪在窗上的樹影，輕輕地顫着。

「母親該起來了，」他想着，因為他想到每天早晨工廠汽笛叫起來，母親就要走下牀來吩咐着僕人們做東做西了。

「爲什麼她要這麼辛苦呢？」

即使仍是孩子的他，也爲這問題苦着。他時常在夜中醒來，聽到母親睡中的呻吟；可是母親從不想到休息，什麼大事小事都要經她的眼或是經她的手。

他正在想着的時節，門輕輕地被推開了，那個很早就出去了的同室現在走回來了。看到他，他微微地笑着。

那是一個乾瘦的孩子，皮膚很黑，頭髮剪得短短的，好像是纔從操場上回來，只穿着短褲和背心。

「你起得這麼早。」

「我每天這時候起來，我練跑，我還打球。」

從說話的語音上他聽出來這就是昨夜裏和他說話的那一個，他就問着：

「昨天夜裏，那——那是你吧？」

那個點了點頭，他的心卻爲喜悅抓住了，立刻就接着問：

「你能告訴我你的姓名麼？」

「我叫程佳生，你呢？」

「我，我的名子是張練，我是新學生。」

「我不是，去年我就在這裏，考試的時候病了，今年還得從頭讀一年。」

「那我們是同班了。」

「不，不一定，你是幾組？」

「我是六組，你呢？」

「真巧，我們是同班也同組，我們就可以在一個課室裏了。你的座位佔過沒有？」

「我還不知道呢。」

「我多佔了一個，就給你吧，我們兩個同座。」

因為他說話用着平常的聲音，程佳生就告訴他：

「喂，沒有起牀之前不能那樣說話，必須壓低了聲音，像我這樣，要不齊務先生要說的。」

「我有許多事都不知道，你得常告訴我。」

他說着的時候臉微微紅起一些來，可是這時候，晨起的鐘聲已經響了。從宿舍的一端，也有一個堂役像響應似地搖着銅鈴走過去。

不像方纔那樣安靜，人聲嗡嗡地響着了。同室的兩弟兄也伸着懶腰，張開眼睛，可是他們並沒有坐起來。

「你看，現在就不要緊了，只要不是亂嚷亂叫，說多麼大的聲音他們也不能管。」

程佳生一面說着，一面從牀下取出臉盆，就又向他說：

「我們一塊去洗臉吧。」

「好好——」他一面應着，一面披起一件短衫。

門又開了，一個穿得很整齊的公務先生走進來，向着那兩個還沒有起牀的弟兄說：

「怎麼還不起來，不能這樣懶呵。你們沒有聽見打鐘搖鈴麼？」

那兩弟兄聽到第一句話就霍地坐起來了，那個人一直說完了，纔滿意地捻着鼠鬚走出去。跨出一步，又站住了，轉過身來：

「記着，聽見鈴聲就得起來，你看你們的同屋，不是都早起來了麼？」

被說着的時候，臉又紅起來，低下頭去，程佳生卻像是什麼也不在意的樣子，招呼他一同到洗臉室去。走到外面，就對他說：

「他們就知道嚇新學生，他的外號叫老鼠精。」

「怎麼先生還有外號呢？」

「先生纔有外號，每人都有一個，剛纔的那一個還叫活猴。」

「爲什麼這樣叫他呢？」

「你不看見麼，他的鬍子像老鼠，他的樣子像猴。我還有小老鼠呢。」

程佳生說着，放下了臉盆，彎着一隻手臂，在上半部就有突起的肌肉。

「你看，它還會跑呢！」

稍稍動着，那肌肉就上下地移動，他們一齊高興地笑了。

「我沒有想到你這麼瘦還能有肌肉。」

「這都是練出來的，你要是願意，和我一樣早起就練，三個月保你也有了。」

「好好，——」他高興地應着，「我明天就起始，你記住了，起來的時候不要忘記來叫我。」

因為和程佳生相識了，不只補起來一部的寂寥，而且還給了他許多方便。在那麼許多座房屋之中，有了程佳生的領導，他可以很容易到了飯廳，到了課堂。乘了一點餘暇，他還被領着在學校裏走了一次，對於這陌生的所在有了概括的觀念。當着他檢點着書物去課堂的時候，程佳生還告訴着他要把這上半天的書物都帶了去，打了上課鐘，宿舍就要上鎖的。

這一天他上了六小時課，立刻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他的心上浮起來，因為教授每一門科目的教員在解釋或說明這一種課程時，都要把那一門說成最要緊的。他沒有法子明瞭他在下課的時候去問程佳生，他也只搖着頭，說是不懂為什麼。

「管那些個幹什麼呢，只要我們讀書，考得及格就是了。你不記得，明明是賣爛桃子的，叫賣的時候也不會有一個爛字。」

像是什麼都明白些似的，程佳生發表他個人的言論，隨着就邀他到操場去打籃球。

「我一點也不會，我從來也沒有玩過。」

他有一點退縮地這樣說，可是程佳生卻說：

「那怕什麼，就學起來好了，到學校裏來就是學的。」

被這樣說着，他也只得去了。

這一整天，比昨天那一段時間還容易消磨些，喫過了晚飯，再聽到鐘聲，他就回到宿舍裏去自修。因為沒有什麼要預備的功課，他正好把買來的筆記本一筆一畫地寫上自己的名字，而且把每本新買來的書也仔細地封好包皮。然後又用小刀，把鉛筆都削得尖尖的。就這樣子，兩點鐘的時間，迅速地溜過去了。

到熄燈之前，他又告訴了程佳生，不要忘記明天早晨叫他。

爲了疲乏，他很快地睡着了，好像睡了不久的時候，耳邊就有人叫着：

「起來呀，時候不早了。」

他強自睜開眼睛，就看到程佳生正把嘴俯向他的耳朵，和他說着。他的身子好像沒有力量離開那床鋪，忽然想起來了，就立地坐起來，頭腦哄一下子，幾乎想要昏了過去。

「怎麼樣，要同我一齊去跑跑？」

「去，去——」

他說着就下了床，又問着：

「就這樣子去？」

「可以，早晨沒有什麼人看見。」

隨在程佳生的後面，他們就走向操場。雖然是夏末的天，早晨也有沁涼的風吹着，昨夜的露水，帶了草的香氣，蒸散到空氣裏，他深深地吸了兩口，叫着：

「早晨真是好！」

到了操場，空氣像是更清新一些。有的人在那邊跑跑跳跳，有的在拿了書本高聲朗誦。他想着，如果他不早些起來，怎麼知道這樣的一個天地呢？

「你今天只能跑一圈，要用腳尖，不能張開嘴，用鼻呼吸。你隨着我好了。」

程佳生說完了，就起始跑起來，他隨在後面，依照程的話，跑過了一圈，程就告訴他停下來。

「不，不，我覺得很好，至少我還可以跑一圈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隨着跑。跑過了兩圈的時候，他就張大了嘴，忍不住氣喘，心急速地跳動。他停下來，眼前有一點黑，還冒着金花，他還有一點想嘔吐的樣子。他什麼也不顧，就坐在露水溼過的草地上。他極力使心安下去，他再沒有一點力量來挪動他的手脚和頭頸，他想着能一步也不動就睡到床上去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程佳生跑過了三圈就來問着他，沒有等他的回答他就說：

「我知道，你不該跑這麼多，要一點點增加，好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程佳生扶持着他一路回到宿舍，他覺到那麼一個瘦小的身材，卻真有點力量。

到了星期六，纔打下課鐘，就急速地向着校門跑去，家裏派來的車，早已等在那裏了。只是一看到家裏的用人，一點溫情就湧了上來，他坐到裏面去，還問着這些那些。他突然想起來程佳生，記得自己答應過請他到家裏去，沒有想到因為匆忙一下就忘乾淨了。想再回到學校去，可是爲了急於要找到

母親的懷中，他只得默許着下次再請他來。

到了家，迅速地跳上去，看見正坐在床邊的母親，立刻就偎到她的身邊。他幾乎是跪在地下，把頭放在她的膝上，母親的手攏着他的頭髮，他覺得這世界上他是獨一快活的人了，他的眼睛裏裝滿了快樂和感激的淚水，常着他仰起頭來，也看到母親一雙含淚的眼。

他們都沉默着，沒有什麼話語可以傳達出他們的感情，望了一些時，他的頭又低下去，淚就像泉水一樣地湧出來。終於，他站起來，問了一句：

「媽，您不想我麼？」

「我怎麼不呢！」

於是站起來了，拉了他的手，睜大着眼睛，再三用手掌抹去眼睛裏的淚，仔細地觀望，看看這六天之內，這個新的環境把他改變了多少。然後就不嫌煩厭地問着許多細小的事，隨着就拉了他的手到堂屋裏去。

午飯的菜早已安放好了，他看看，都是平日所喜歡吃的，有兩樣他還看得出一定是母親親手下廚做出來，他就說：

「媽，您怎麼又自己勞動起來了？」

母親笑了，不說什麼，只是把眼睛望了他。

「您這樣我不願意，您的身體又不好，這麼熱的天，怎麼能到廚房裏去呢？」

「只是你愛喫的一兩樣菜，要他們預備好了，自己去燒一下，也要不了多少時候。再說，也像玩一

樣，很解解悶呢。」

「答應我，媽，下次別這樣了，萬一引起您的病，我的心怎麼受！」

他說着，和母親對面坐了。拿起了筷子，他不知道先把它們伸向哪裏去纔好。母親卻只坐在那裏，連動也不動，只是微笑地看着他。

「媽，您爲什麼不喫？」

「我——我不大餓，你一個人先喫好了。」

「那不，我不——」

他像孩子一樣地哼唧着，搖着頭。

「好孩子，你先喫吧，只要你喫得高興，比媽媽喫還強得多呢！」

「我一個人喫有什麼味呢？我等媽媽一路喫。」

他說完，就把筷子放下來。

「纔進了學校，就學會不聽我的話了。」

「不是不聽您的話，您那樣勞動我不願意，累壞了身子，我怎麼担得起呢？」

「好了，孩子，就是這一次，我再不這樣了，你先喫吧，再歇一會，我也就要喫了。」

雖然只是孩子的他，也深深知道母親孱弱的身軀，和她那歡喜操勞的個性。縱然有許多僕人供她的支使，什麼事她也親自過目纔放得下心。有時候她還要自己做着。在從前，爲了貧困，早已把健康毀壞了，醫生說着只能靜養了。可是她有時候氣急了就會說：

「我怎麼能不管呢？要我不管除非我死了！」

因為多年的抑鬱，性情也顯得暴躁了。除開愛子，別人是時常受着她的斥責。在家中她走東走西，一刻也不肯安靜，爲了這樣，一月中總有半月要臥病在床上。

她不信醫生，也不喫藥，她以爲自己知道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可是她的臉瘦成一條了，顯得兩個眼睛更是大了。

那天到了晚上，母親特意自己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那裏，而且不肯離去，說是要伴着他。

「媽，您早點去睡吧，您不是每天八點鐘就睡麼？」

「也不一定，不過今天晚上，我不累，你不要拗我，你讓我看着你，媽媽只有這一點樂趣。」這樣說着了，他也就不再說什麼。

夏天盡了，秋風纔一吹了起來，母親就仔細叮嚀：

「秋天來了，夜裏不要忘記蓋被。你的夾衣服下星期我就可以給你打點好了，這兩天你不覺得冷麼？」

「不，不，一點也不覺得，真沒有想到就是秋天了。」

「不同了，入晚的風打在身上就覺得出來，你們年青人不大會覺得的。」

跳進了新的環境中，在那裏面活着同代的人，對於一切都好像增加了一份勇敢。每張活潑天真的臉，閃着對什麼都不懼怕的光，像是有獅虎也要衝上去試試看。在先他是不習慣的，不久他就適合

了，每當回家的時候，就覺得母親的溫情只使他軟弱，如暖室裏的小花。雖然母親的愛他深深地覺到，可是他企求的是把這塊花移到外面去，要太陽的光輝，要風雨的淋灑，也要一點植花人的愛惜。他記得母親說到秋天來的時節，同學們還是穿了短褲背心，洗冷水浴，和夏天沒有一點區別。就是他自己也還是這樣的，可是他不敢說給母親聽。

到了下星期的晚間，正向母親告別，果然母親就拿出呢衣和夾衫來，而且堅持着他立刻就該換上一件去。

「一層秋雨一層寒，你看，外面不是正下着雨麼？晚下又有點冷意，你看看我，不是早就換上了麼？」

「媽，我不冷，真是一點也不冷。」

「好孩子，聽我的話吧——」

一面說着，一面母親把衣服打開了，那是淺灰色的呢質縫起來的，他很喜歡那顏色。

「就是今天晚上不穿也帶到學校去，秋天的天氣變得快，哪時涼了就穿上，不好麼？」

他一壁唔唔地應着，一面把衣服從母親的手中接過來，試着穿穿。母親還低聲地向他說：

「練哥兒，這是我親手做的呢！」

「爲什麼您親手做呀，您不該勞動，您該靜養……」

「你不記得『慈母手中線，游子身上衣』？再說我做做衣服也像玩一樣的。」

「媽，下次您別這樣，這要我的心安不下去。」